

史
学
家
书
馆

王春瑜精选集

情

中国人的

王春瑜◎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

高洁的情谊 丑陋的情谊 庸俗的情谊
情谊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映照

谊



王春瑜精选集

情

中国人的

王春瑜◎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

谊



(陕)新登字 001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人的情谊/王春瑜. —西安: 陕西人民出版社, 2007

ISBN 978-7-224-07859-6

I. 中... II. 王... III. 友谊—研究—中国 IV. B824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54900 号

中国人的情谊

著 者 王春瑜 著

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(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: 710003)

发货联系电话(传真): (010)88203378

印 刷 三河华冠曙光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6 开 16.25 印张 1 插页 270 千字

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4-07859-6

定 价 24.00 元

风从西方来

王春瑜

临窗正握管，风从西方来——初夏时节，北京已经开始有些闷热的一天，素昧平生的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来访，说打算给我出版史学选集。这使我喜出望外，顿有风从西方来、神情为之一爽之感。诚然，去年冬天，京中有家国字当头的出版社负责人，曾当面说要将我这个学界小民的明清史著作，全部重印。但彼此都太忙，我没有催过他，他也没有催过我，这事儿就被搁置起来了。现在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同道，竟主动登门约稿，不亦悦乎！时下官本位之风越吹越猛，史学界某些人三分学问，七分钻营，一旦成了长字号，立马名利双双到，哪怕文章只有大字报水平，也自有人来奉承，堂而皇之出选集，至于出版后读者不屑一顾，他们眼睛都不会眨一下，因为反正是国家埋单。事实上，一些学术垃圾、文化泡沫，正是这样堂而皇之制造出来的。经商定，陕西人民出版社先出版我的三种著作：《明清史事沉思录》、《明朝宦官》、《中国人的情谊》。不久，我们签订了出版合同。

谢国桢前辈晚年常感叹“垂老无成”，在回忆其恩师梁任公文中更说“愧然白头老门生”。岁月不居，我也到了古稀之年，比起明清史大家谢国桢先生那一辈学人，不才如我，借用友人王曾瑜先生的话来说，实在是“先天不足，后天失调”，差距很大。“四人帮”粉碎后，虽然我在史学园地努力笔耕，但成绩不大。何况我文史两栖，“三心二意”，并未将全部精力用于史学研究。《明清史事沉思录》，是在旧作《明清史散论》的基础上增改而成的。当年限于篇幅，一些文章未能收入，如《李自成、崇祯帝和议初探》、《李定国与云南少数民族》等，现在看来，这些文章所包含的学术价值是很重要的，有待进一步探讨，故都编入；近几年又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，均编入；有两篇文章，虽不属于明清史范围，但发表后，影响不小，故附录于后。多年前，我与杜婉言编审合著过《明朝宦官》。我一直认为，孟森先生、陈守实先生所持明清是个完整的历史时期，难以分割的论点，是真知灼见。因此，这次修订《明朝宦官》，不仅对若干文字作了修改，增写了45个宦官小传，更重要的是，由杜婉言女史写了五千字清代宦官概述，作为附录。这样，明清时期宦官发展的历史脉络，就比较清

楚了。杜婉言年长我一岁，身体欠佳，为增订此书，差不多花了半年时间，她尽力了。《中国人的情谊》这本书，我费力尤多。我力求打通古今、文史、前人与自己，使之熔于一炉，让高中生也能看懂史学专著，也就是我常在文章中主张的让史学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我的目的能否实现？这就有待读者评判了。

从初夏一直忙到孟秋，我才将这三本书忙完。除了文字增删外，我奔波于我的书房、地下室书库，以及图书馆、书店、古迹所在，拍摄或复制历史图片，从大量照片中，选出二百多张，真是费劲。其间在府右街还遭遇车祸，被鸟人轿车撞倒，造成一根肋骨骨折，不能久坐。所幸我挺过来了，终于将三本书定稿。

坡翁有词云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”。我与吟啸无缘，还是继续在史学园地老实耕耘吧！

2006年9月17日下午于老牛堂

猿啼鹤鸣一样亲

自从由猿进化成人，人便是作为社会群体而存在的。很难设想，一个离群索居、脱离了社会的人，能够长久地生活下去。因此，从本质上说，人的概念是抽象、空泛的，人类的概念才是具体、鲜活的。但是，人类无论是在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，或是在如同经典作家所说“披上温情脉脉面纱”的中世纪的漫漫长夜，还是在今天可以登上月球、在太空遨游的高度文明的时代，人类中孤立的个人、家庭，甚至是一个小的群体、部落，面对变幻莫测的大自然、“人海阔，无日不风波”的社会，力量都是渺小的，这就需要别人的帮助，这就产生人与人的交往，从而出现了交谊。我国古代的儒学信徒，曾经长期争论人性善恶的问题，这就是：人之初，性本善，还是性本恶？各执一词，聚讼纷纭。笔者作为后生小子，又何敢置一词。但是，举手的权利毕竟还是明摆着的，因此，我拥护这样的说法：人之初，性本善。人类的本质应当是善良的，至于后天的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”，固然也是重要的，但毕竟是第二位的因素。人类的绝大多数，都是善良的，乐于助人的，这是人类得以交往、结成友谊的共同基础。

作为礼仪之邦，我国有五千年的中华文明。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悦乎？”“仁者爱人”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”，这些儒学名言，世代代在国人的精神生活中打上深深烙印，对形成国人具有仁爱之心、重视友谊的优良传统，具有重要作用。汉朝人有诗曰：“采葵莫伤根，伤根葵不生。结交莫羞贫，羞贫友不成。”（《古诗源》卷四）反映了人们对不论贫富、真挚友谊的向往。但是，从总体上看，这样的向往，毕竟是一种梦想。

何以故？一句古老的民谚，早已做出了回答：穷在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在阶级社会，人类的交往终究要打上阶级的烙印，所谓“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”。人类的各种群体，是由不同阶级阶层、不同利益群体、不同政治圈文化圈等组成的，因此他们的交谊，往往涂上各种色彩的政治油漆，印上了特殊标记。因此，若细说古往今来各色人等的交谊，正像一句俗语所说的那样：一部二十四史，不知从何说起！但是，倘若我们仔细观察，就不难发现：若宏观地从交谊的角度来看二十四史，无非是一些人一阔脸就变，一些人未

阔脸已变，一些人阔了脸不变，大多数人从未阔过，也无所谓变脸的历史。

第一种人，以某些封建帝王为典型。其中颇有些流氓气的汉高祖刘邦，以及少年时当过小和尚、浪迹江湖时沾染上游民阶层恶习、当了皇帝老子又处处学刘邦样的明太祖朱元璋，堪称是其中极坏的榜样。遥想当年，这二位和穷哥们把脑袋别在裤腰里打江山时，是何等意气风发，义薄云天，真个是出生入死、同甘共苦、情同手足。可是，曾几何时，当他们打下江山，坐稳了第一把交椅，很快就脸色大变，把弟兄们看成是“功狗”。你看，一进入“狗”类，可不是好兆头：“狡兔死，走狗烹！”事实正是这样。刘邦和他的管家婆吕后，残酷杀害了多少功臣！我至今不信韩信谋反的鬼话。他要谋反的话，早在兵权重握时就反了。说梁王彭越谋反，更是冤哉枉也。然而，韩信被“夷三族”，彭越竟被制成肉酱，遍赐诸侯，何其毒也！至于朱元璋的炮打功臣楼，更是人们耳熟能详；他把七十七岁的老元勋李善长牵扯到胡惟庸冤案中，杀了李善长和妻女弟侄家七十余人，这是何等令人扼腕不平！由此可见，在刘邦、朱元璋之流的大字典里，所谓“交谊”二字，不过是利用、屠戮而已。至于第二种人，历代的文痞、走卒最为典型。每当统治者要迫害忠良时，总会有一帮子人“一犬吠影，百犬吠声”，卖友求荣。

而第三种人，如苏轼，名满天下后，依然为人随和，与和尚、道士、妓女、乡下百姓往来如初，其中有些人还成了他的莫逆之交；又如鲁迅，成为新文学的旗手、一代青年的导师后，甘心作青年的“人梯”，与他们交友，给他们以帮助，甚至与学生一起外出旅行时，替学生捆行李、打铺盖，被他的学生比喻为耶稣替门徒洗脚。这是何等崇高的品格！

而最后一种人，也就是小民百姓，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的友谊，是纯真无私的。“衣冠不论纲常事，付予齐民一担挑”，这两句古诗，不妨改为“昏君不论交谊事，付予齐民一担挑”。当然，这也是大体而论——大体！且看本书大西南穷山沟里、荒岭野寺中那些蚩蚩小民，许多人一字不识，却满腔热忱地招待徐霞客，为他解决种种困难。应当说，自古以来，人民大众才是交谊的主体。即使从交谊这个角度，称他们是“民族的脊梁”，也是当之无愧的。

回顾国人的传统交谊，其最大特点应是宽容。古人有“猿鹤相亲”之说，这特别耐人寻味。猿与鹤，分属不同种类，但它们却能在蔚蓝的晴空下、苍松翠柏间，相安无事，甚至猿啼鹤鸣，状甚亲密。人群之中，又何尝无此现象！清初大儒、思想家顾炎武，很有民族气节，明朝灭亡后，他始终不仕清朝，以遗民布衣之身，终老山西曲沃。但是，这并不妨碍他曾经十八次进北京，与他的三个外甥——清朝的新贵徐乾学、徐秉义、徐元文往来，也不妨碍他与别的清朝官员往来。更有甚者，顾炎武与在明朝任御史，投降清朝后又做御史、广东布政使、山西按察副使等高官，名声不佳，后来入《清史》贰臣传的曹溶（1613—1685年）频繁往来，聚会香山、共游雁门、同饮大名等等，保持了二十

年的友谊。顾炎武逝世后，曹溶作《哀顾宁人殁于华阴》诗：“朔风栗冽未曾停，吹落关南处士星。车马未酬秦筑愤，文章足浣瘴云腥。贞心慢世冰花洁，异物摧人鹏鸟灵。幽魂故园招未得，只随华岳斗青荧。”深情厚谊，溢于言表。^[1]虽然顾炎武在自己的诗文中，不收与曹溶往来的书信、唱和的诗句，但他与曹溶的二十年深交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

又如冒襄，也拒绝与清王朝合作，晚年甚为贫困，但他广泛交结的朋友中，也有不少清朝高官。再以近人而论，陈独秀与胡适在五四运动后分道扬镳，政治立场完全不同，但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后，胡适也曾积极关心、帮助过陈独秀。凡此都足以表明，不同政治色彩的人，也可以往来、交友，只要不干有损于国家、民族的坏事，彼此往来，绝对不等于同流合污，更无需划清界限。由此可知，极“左”年代里的“六亲不认”、“划清阶级界限”、“站稳阶级立场”云云，实在有悖于中华民族交谊的优良传统；而一人落难，家属立刻遭殃，则不过是封建帝王“株连九族”的翻版而已，更与国人的交谊传统格格不入。

从历史上看，国人一向重视交谊，各种史料里有关交谊的记载，不可胜记。清初陈梦雷编《古今图书集成》时，内设《交谊典》，分师生、同学、同事、宾主、乡里、交际、世态等三十七部，搜罗资料不少，但仍有挂一漏万之感。而更重要的是，今天我们论述交谊，需要立足于今天时代的高山之上，去审视以往，以新的架构去诠释“昨夜星辰昨夜风”。本书便是这样的尝试之作（前人尚无《交谊志》专书面世），述人述事，原则上除个别的例子，不述及今人（1949年以后）之交谊。这是因为，历史需要沉淀。今人的交谊，由后人来论评，才能比较客观、公正。



著者像，高莽先生速写

第一章 百姓篇

第一节 学人自有真情在

——文人、学者间的情谊/3

- 一、竹林七贤及嵇康与山涛的绝交/3
- 二、师生之谊/6
- 三、吴中四才子的深谊/16
- 四、明末四公子的友情/22
- 五、纳兰性德与顾贞观的千古绝唱/25
- 六、鲁迅与师友、弟子/27
- 七、郭沫若与瞿秋白/42

第二节 “英雄若是无儿女，青史河山更寂寥”

——文人之间及与妓女、艺人的情谊/44

- 一、柳永与“吊柳会”/44
- 二、苏东坡与琴操/45
- 三、严蕊与唐仲友/46
- 四、义娼高三与杨俊/48
- 五、冒襄与陈圆圆/48
- 六、吴伟业、钱谦益等人与柳敬亭的交往/49
- 七、张岱与义伶夏汝开/53
- 八、杨云史与蒋檀青/54
- 九、吴梅与鲜灵芝、蕙娘/55
- 十、吴虞与娇寓/57

第三节 佛门内外一线牵

——文人与出家人的情谊/59

- 一、李白与僧、道/59
- 二、杜甫与僧、道/60
- 三、韩愈、李翱与僧、道/61
- 四、苏轼与僧、道/63
- 五、徐霞客与禅侣/66
- 六、陈独秀、刘三、鲁迅等与苏曼殊/69
- 七、经亨颐、夏丏尊、丰子恺、刘质平与弘一法师/71
- 八、出家文人间的友谊/74

第四节 “衣冠不论纲常事，付予齐民一担挑”

——小民百姓间的厚谊/78

- 一、东堂老/78
- 二、草桥王翁及其他/80
- 三、徐霞客与田夫野老/80

第五节 “世路崎岖难走马，人情反复易亡羊”

——救友与卖友/83

- 一、司马迁为李陵辩护/83
- 二、马经纶救援李贽/85
- 三、查继佐与吴六奇/86
- 四、大刀王五与谭嗣同/88
- 五、陈赓救护蒋介石、周恩来/89
- 六、卖友/91

第二章 权贵篇

第一节 “一阔脸就变，所砍头渐多”

——君臣间的交谊/105

- 一、打天下时的患难与共/105
- 二、坐江山后的剪除政敌/113
- 三、政局变化与君臣交谊的变化/117

第二节 天下安危系一身——文臣间的交谊/124

- 一、明初三杨的交谊与明初政局/124
- 二、明末六君子的厚谊/126

第三节 忠肝义胆在，千年孤臣泪

——武将间的交谊/128

- 一、岳飞与韩世忠的厚谊/128
- 二、“岳家军”将领间的厚谊/129

第四节 千古佳话将相和

——文臣与武将的交谊/131

廉颇与蔺相如/131

第三章 媒介篇

第一节 “相逢且莫推辞醉”/137

- 一、“自拔金钗付酒家”/137

二、“酒店新开在半塘”/140

第二节 “寒夜客来茶当酒”/142

一、“柴米油盐酱醋茶”/142

二、“应缘我是别茶人”/144

三、“茶坊面饼硬如砖”/146

四、“台榭秋深百卉空”/147

五、“立限回京取纸牌”/148

第四章 中外篇

第一节 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”

——留学生/155

一、阿倍仲麻吕/155

二、鲁迅/157

三、郭沫若/158

第二节 天涯海角传经人——高僧/162

一、玄奘/162

二、鉴真/163

三、空海/164

第三节 海内何妨存异己，且看西方传教人

——传教士/167

一、利玛窦/167

二、艾儒略/169

三、汤若望/171

四、大顺军、大西军与传教士/172

第四节 大难临头见真情——患难之交/176

一、救助漂人/176

二、孙中山脱险/177

三、聂荣臻救日本孤女/179

四、抢救美军飞行员/180

附录一 千秋自有名篇在

——中国情谊史上的三篇名文/186

一、《友论》/186

二、《广绝交论》/192

三、《绝交书》/194

附录二 “无情未必真豪杰”——我的情谊/201

一、亲情/201

二、师情/207

三、友情/223



第一章

百姓篇



第一节

学人自有真情在——文人、学者间的情谊

一、竹林七贤及嵇康与山涛的绝交

一般说来，竹林七贤指阮籍(210—263年)、嵇康(223—263年)、山涛(205—283年)、刘伶、阮咸、向秀(约227—272年)、王戎等魏晋之际的七位名士。史载，嵇康“寓居河内之山阳县，与陈留阮籍、籍兄子咸、琅邪王戎、沛人刘伶、河内山涛、河南向秀相友善，游于竹林，号为七贤”^[2]。他们过从甚密，交谊深厚，经常一起在山阳(今河南修武县)竹林中聚会，陶醉在水光山色、修篁翠叶中，饮酒清谈，乐而忘返。所谓清谈，又称谈玄。它是作为与汉末已沦为烦琐荒诞、谶纬迷信的儒学的对立思想体系而出现的。同时，汉末以来，北方战乱不止，经济凋敝，生产力水平低下，原始的自然经济抬头，道家气息随之越来越浓重，因而老庄思想便日趋活跃；此外，魏晋之交，封建统治者作为最高政治权力的再分配，互相残杀，风波迭起，使不少士大夫和门阀贵族感到朝不保夕，他们需要摆脱令人窒息的政治气候，从玄虚的远离现实世界尘嚣的老庄哲学中去寻求精神寄托。《晋书·阮籍传》说阮籍“本有济世志，属魏晋之际，天下多故，名士少有全者，籍由是不与世事”，道出了他何以遁迹竹林、醉心于玄学的部分原因。我们从他的《咏怀诗》第三首，也不难窥知其中消息：“嘉树下成蹊，东风桃与李。秋风吹飞藿，零落从此始。繁华有憔悴，堂上生荆杞。驱马舍之去，去上西山趾。一身不自保，何况恋妻子。凝霜被野草，岁暮亦云已。”

看来，他们清谈的重要内容，是关于宇宙的生成问题。嵇康、阮籍等认为，宇宙万物是由元气构成的，是一种和谐的自然状态；而以儒教为代表的名教，是和自然对立的，因此他们崇尚自然，反对名教。嵇康公开说自己“每非汤武而薄周孔”(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)，指斥“六经未必为太阳”^[3]，阮籍也自称“礼岂为我设耶”，甚至公然“见礼俗之士，以白眼对之”(《晋书·阮籍传》)。更主张“无君而庶物定，无臣而万事理。……君立而虐兴，臣设而贼

生”，对礼法之士，极尽讽刺之能事，说他们好比裤裆里的虱子，“深缝匿乎坏絮，自以为吉宅也。行不敢离缝隙，动不敢出裤裆，自以为得绳墨也。饥则啮人，自以为无穷食也。然炎丘火流，焦邑灭都。群虱死于裤中而不能出。汝君子之处区内，亦何异夫虱之处裤中乎？”〔4〕



嵇康像

共同的理想与情趣，使竹林七贤走到一起，结下深厚的友谊。以嵇康而论，他与阮籍成为莫逆之交。阮籍的母亲去世，嵇康之兄嵇喜前来吊唁，阮籍鄙视他依附司马氏，不屑一顾，对他大翻白眼，嵇喜下不了台，只好低头走开。但不久嵇康携酒挟琴造访，阮籍却非常高兴，以青眼视之。以至直到今天，口语中为表示感谢某人重视、照顾自己，往往说“承蒙青及”云云。向秀字子期，河内怀（今河南武陟县西南）人。向秀对庄子有精深

的研究，为嵇康所折服，二人极相投。有时嵇康在大树下锻铁，向秀即替他拉风箱，配合默契。

他们在学问上互相切磋，有时观点相左，著文驳难，但友情更深。如嵇康厌恶司马氏的专制政权，想从出世中寻求精神解脱，追求长寿之法，曾作《养生论》〔5〕，说“神仙禀之自然，非积学所致，至于导养得理，以尽性命，若安期、彭祖之伦可善求而得之”。向秀不同意嵇康的看法，特作《难养生论》，说“夫人含五气而生，口思五味，目思五色，感而思室，饥而求食，自然之理也，但当节之以礼”。显然，向秀的看法，与嵇康差不多是针锋相对的，但他们却能求同存异。向秀与嵇康的友情，即使用山高水长来形容，也不足以表达于万一。嵇康被司马昭残酷杀害后，向秀痛苦至极，后来他到山阳嵇康的旧居去凭吊，写了一篇感人肺腑的《思旧赋》。赋前有序。谓：

余与嵇康、吕安〔6〕居止接近，其人并不羁之才……后各以事见法。嵇博综技艺，于丝竹特妙，临当就命，顾视日影，索琴而弹之。余逝将西迈，经其旧庐。于时日薄虞渊，寒冰凄然。邻人有吹笛者，发声寥亮，追思曩昔游宴之好，感言而叹，故作赋云：

……经山阳之旧居。瞻旷野之萧条兮，息余驾乎城隅。贱二子之遗迹兮，历穷巷之空庐。叹《黍离》之愍周兮，悲《麦秀》于殷墟。……昔李